

WEI MEI SHOU SHAN SHI DIAO SHI DIAN YIN NIU JING PIN JI

# 唯美寿山石雕

石癫印钮精品集

冯志杰 冯艺晓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美术出版社

FUJI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J323/8

WEI MEI SHOU SHAN SHI DIAO SHI DIAN YIN NIU JING PIN JI

唯美寿山石雕  
石癫印钮精品集

冯志杰 冯艺晓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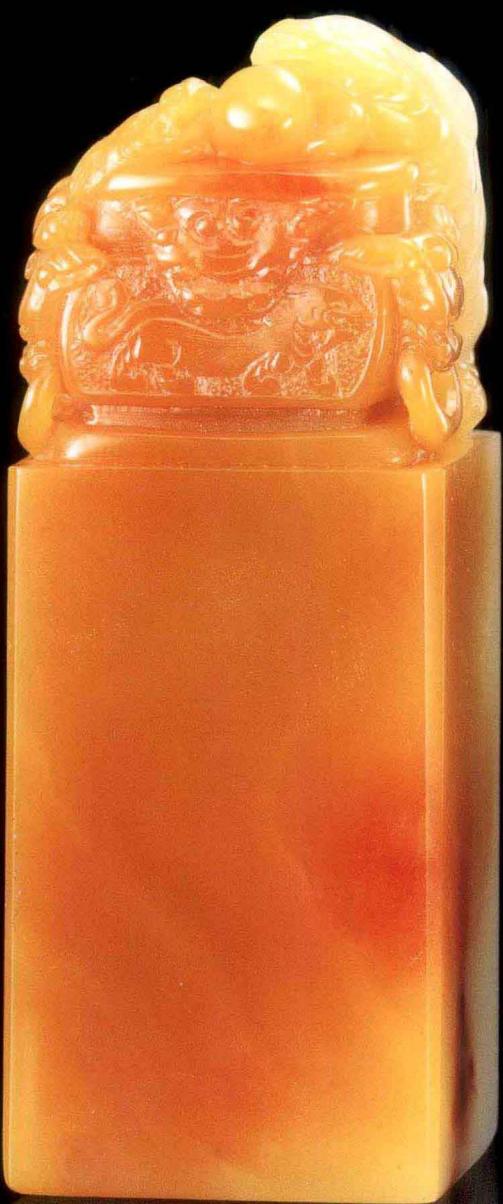
福建美术出版社

FUJI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冯志杰，号石癫。1949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64年进福州石雕厂当学徒，师从林依友。现为上海同济大学兼职教授，福建寿山石研究会名誉副会长，中华老字号“冯华记图章店”传人。

冯艺晓，冯志杰之子。



古鼎 芙蓉石 7.6×2.7×1.9cm

## 序

冯志杰（艺名石癫）先生是同济大学兼职教授，是我敬仰的石雕艺术家。

近些年，源于艺术兴趣的投缘，我与他交往甚密。前年，他在上海举办田黄雕刻艺术品个展时就有意向在《癫自石来——石癫（冯志杰）田黄圆雕艺术》一书出版之后再出续集，将自己多年精雕细刻积累的百余方寿山石印章成果付梓成册，与藏家朋友们交流。

我是这百余方寿山石印章的幸运的先睹者。

涉及古兽、花鸟、山水、人物等众多题材的百余方寿山石印章，错落林立、洋洋洒洒。乍一看，令人不禁怦然心动，如此之多的艺术珍品全凭刀刀琢刻该熬过多少艰辛岁月，个中凝聚着多大的心血？细观每一件作品，印钮与印身完美融合，似乎在默默地诉说着作者从选材、构思，到雕琢、打磨的苦尽甘来；全方位、多视角地向观者展现着大师的艺术修养和深厚功底，让人领略石质、创意和雕工三者完美结合的精品风采。

石癫先生出身于石雕艺术世家，其父是当地著名的寿山石收藏家和鉴赏家。儿时的冯志杰耳濡目染，受到家庭的艺术熏陶。14岁起就进福州寿山石雕厂跟从周宝庭、林依友学艺。由于聪慧过人，悟性极高，加之有名师指点，进厂才三年就初露头角，连连独自完成了《仙女散花》、《嫦娥奔月》和《渔翁》等三件难度较高的作品，令众人刮目相看。这期间的勤奋好学、技艺积累为其日后的雕刻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正当他激情澎湃、踌躇满志、一步步攀向艺术高峰时，旷日持久的十年浩劫开始了，这令他的艺术理想转瞬即逝，变成了恐怖的梦魇。头顶出身不好且有海外亲属关系“双黑分子”的他，只能认命弃艺下厂接受改造。于是，奏刀的巧手抡起了十来磅的铁锤，具有艺术天赋的头脑被迫算计起大大小小的铁疙瘩，耿直、冲动不羁的脾气还不时地使他饱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上的屈辱。不过，黑云压顶并没有压垮他。相反，苦痛的经历和坎坷的生活练就了他的坚韧和豁达。他偷着学艺，潜心研究各种寿山石的特性和各派雕技。无石料，砖块泥巴成了他把玩造型的材料；无画纸，便捡集起“留白”的纸片，将脑海中随时成形的构思记录下来。谁都难料，这些旧报纸、破字报上的图稿竟会是日后问世的石雕精品的原创稿！他庆幸自己在那段沉重的光阴中没有浑噩虚度，荒废技艺；更暗自欣慰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里，邂逅了同时“沦落”到厂里的名震艺坛的浙江美院雕塑系周荷生教授。周教授倾其几十年的治学经验，从东方的画理谈到西方的解剖，从做“加法”的雕塑讲到做“减法”的石雕，中西合璧，艺精贯通的点拨与教诲令这棵艺坛新苗茅塞顿开。

为了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四十余年来，冯志杰爱石、品石、雕石，他对艺术的追求几乎到了如痴如癫的程度，他的艺名“石癫”正是他的真实写照。为觅优质石料，他常常废寝忘食跻身于顽石堆中，涉足淤泥田里，或穿街走巷忙碌在石农家中。每每获得一块理想的石料，便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反复把玩，以期通过抚玩摩挲产生心灵感应。从石料到成品，其中包括相石、打坯、凿坯、修光等多道工序。大师认为每道工序都得用心把握，尤其是相石，既要缜密构思，揣摩合适题材，又要因材施艺，巧掩瑕疵，甄别去留，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相石过程往往喜忧参半。有时苦思冥想不得其果，可谓是茶饭不思，食不甘味；偶日柳暗花明灵感闪现，即便就寝于床上，亦必披衣上阵，此时的舒坦劲儿足以润泽心扉。构图打坯要做到形、神、情、趣兼备，这些全仰仗生活中的点滴积累和细心观察。他可以在动物园铁栅栏前望着追逐嬉闹的猴群发呆上老半天；他会猫着腰追随昆虫，时而轻盈碎步，时而腾跃虎步；他为了了解人体骨骼，甚至从乱坟堆中搬回骷髅，使家人胆颤心惊……下刀打坯又是一坎，要达到稳、准、畅，意从刀出，刀随意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靠的是千锤百炼的磨砺。就连最后一道的修光工序也有讲究，木贼草干磨与糯米杆湿磨步骤的先后或交叉进行都得按不同的石质、不同的雕刻技法灵活运用，不可机械套用。简言之，一件作品成功与否，是否因材施艺、技法是否合理、下刀是否到位，都以最终的艺术效果定论。

四十余年来，通过辛勤耕耘和不懈探索，冯大师创作了大量的石雕艺术精品。凭借着作品丰富的题材、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雕工而名扬海内外。他创作的山水雕件，近景、远景格局无重叠之虞，主物、次物排列无俗套之痕，意境深远，气势恢宏。他创作的人物异兽，既有东门派的尖刀精刻、剔透灵巧的典雅，又有西门派的圆刀薄雕、清丽逸致的情趣；他创作的薄意雕品，比浮雕更有画意，比画卷更富于“雕”的立体感。可以说，从摆件杂玩到印钮石章，他无不精到。他继承传统，师古而不泥古；他博采众长，又自成一家。他的作品形式上融合了传统技艺和西方艺术之精髓，在艺术追求上更注重作品内涵的表达。难怪乎，他创作的《长征组雕（人物）》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他的两件未署名的雕件《佛手》与《双狮戏球》，阴差阳错地被世界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误认为是明清时期作品进行拍卖；他从艺45周年（2008年）寿山田黄石精品个展在申城工美珍宝馆引起轰动……可见，大师的艺术魅力和价值之所在。

如今，这百余件石刻印章精品的出版，相信又会给众多观者、藏家带来一次视觉艺术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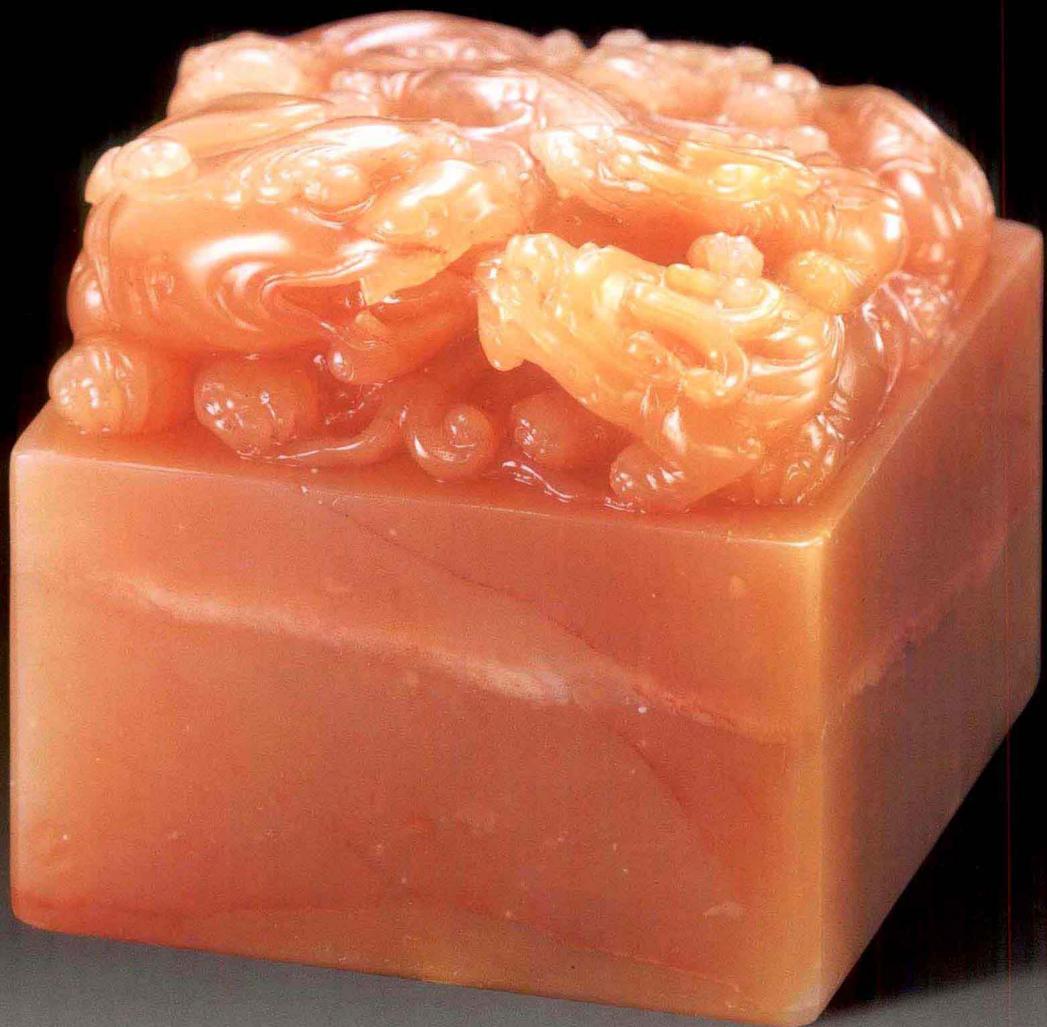
先睹之余，率写数语，谨此恭贺，诚表敬意！

朱静昌（同济大学高等技术学院人文与艺术设计系主任、教授）

2010年3月于同济园

螭虎 金砂善伯洞石 4.5×4.5×4.5cm

寿山石中大凡好石好质，无不混杂岩石，或岩缝藏美质，或佳石挂岩隙。这枚图章也是如此，初时章顶细岩零布，取巧不能，索性剔除干净了事，再伏上螭虎三两只。于是，美章美形，红里透着粉镶着黄，虽非玲珑之极，倒也值得一赏。



## 我看石癫

艺晓兄来信，言及为石癫先生编辑印钮雕刻专集，嘱余为文。余素喜寿山石印钮，衣食之余，极力搜罗，虽小有藏得，然未成大观。至于印钮之技，几类鸡林言白诗，观棋好语而已，况福州萃萃大者甚夥，绠短汲深，小子何敢轻言此道？

说到石癫，他对材料的珍惜与敬畏实在让我赞叹——这种精神是一种几近乎疯癫的状态。我一直希望寿山石雕界多几个这样的“疯子”。作为一个雕刻家，如果他的头脑中没有对材料语言的敬畏，没有那种渴望神秘的想象，材料也就同他的思想一样低廉下贱了。伟大的雕刻家必须有一种神秘、高贵的想象力，去珍惜材料，就像珍惜他的指尖一样地在石头上用所有的热情和想象力去与它交流，每一寸的减法都是艺术形象思维的流动过程，只有如此，材料的高贵属性才能被呼唤出来。我很想告诉福州的年轻雕刻家：用机器代替自己的手工，这不是聪明，而是愚蠢的偷懒——雕塑是用力量抚摸和积压出来的，而不是在车床上被轮机旋转出来的。雕塑是高贵的劳动，从石头中把那个理想的形象挖出来，阻力越大越有快感，过程越艰难越有惊喜！

我一直佩服石癫先生，他多年来一直是纯手工创作，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类似金属的铸造感，即通过磨擦与阻力而呈现的形态的质感。这种质感不仅仅来自宝玉石的天然材料特性，更与紧凑、精审的雕刻细节达成了绵密的同构，材料属性和造型质感交相辉映——就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他只可能是大理石材料和那个非如此不可的大卫形象的合一。石癫的作品的质感的确是耐人玩味的，他让宝玉石的质、色、形彰显出了最大的魅力和价值。

寿山石雕刻，一半在人，一半在天。概而言之，分色分形，或言相形相色。此道言之易而履之实难。石癫相石深具法眼，分色、分形用力至深。取色，分毫必争；取形，虚实转换，变幻莫测。善以手运刀施巧力，石头不转刀自转。形与体分合之际，体积与线条各司其职而异曲同工，石形饱满则以体量出之，石形攸欠则以浮雕、线条转化，体积与线条合而为一，虚的形和实的体浑然统一，实乃巧夺天工者是也。

石癫乃雕刻全能善手，于手法，擅圆雕、浅浮雕、薄意、印钮，尤其田黄圆雕，可谓独步当代；于题材，人物、花鸟、古兽无所不能。石癫作品造型简洁大气，刻画细致绵密。阳面以圆转为主，珠圆玉润；阴面镂刻，毫发必争、丝丝入扣。此法深明文玩器物之道。盖阳面浑圆简括，则手感上佳；藏细节于阴面，则窍门殊多，隐显之间，深藏机关，器物平添机趣，绝非一览无遗者也。倘于阳面描头画角、袒露无余，则趣味索然，如握手中必满把污垢，针芒咯咯如刺猬者也，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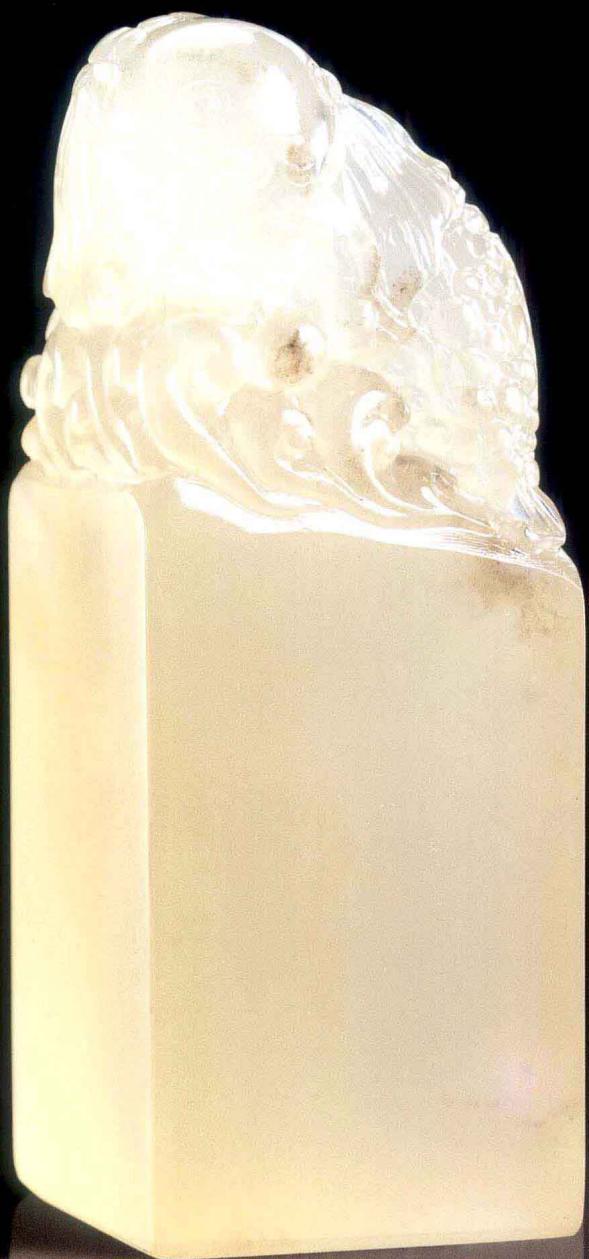
石癫早年曾受业于雕塑名家周荷生，深明造型之学：雕塑不能有死角，须八面成观、面面俱到，此一面与彼一面互为因果、互为照应——雕塑乃形体关系之构造，寓流动、起伏于几何秩序之中，浑然一体，绝非简单的零部件拼凑而已。形是结果，而塑造是过程，是力量的运动过程，是磨擦与分析的过程，有过程的形体和没有过程的形体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往往可以根据作者的创作过程，以及塑造的工具特征而领会到雕塑的风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当然，也可以根据这种特征对一件作品做出时间断代。我也是在领会这个雕刻的过程中喜欢上石癫先生的作品的，他的作品耐看，不仅仅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我可以领略到那个漫长而充满等待的创作过程，还可以领略到一个时空倒错的过程——他的作品质诸明清善手，亦自轩昂，不让前贤。

漆澜

(上海书画出版社《艺术当代》杂志策划、画家、美术史论家、美术学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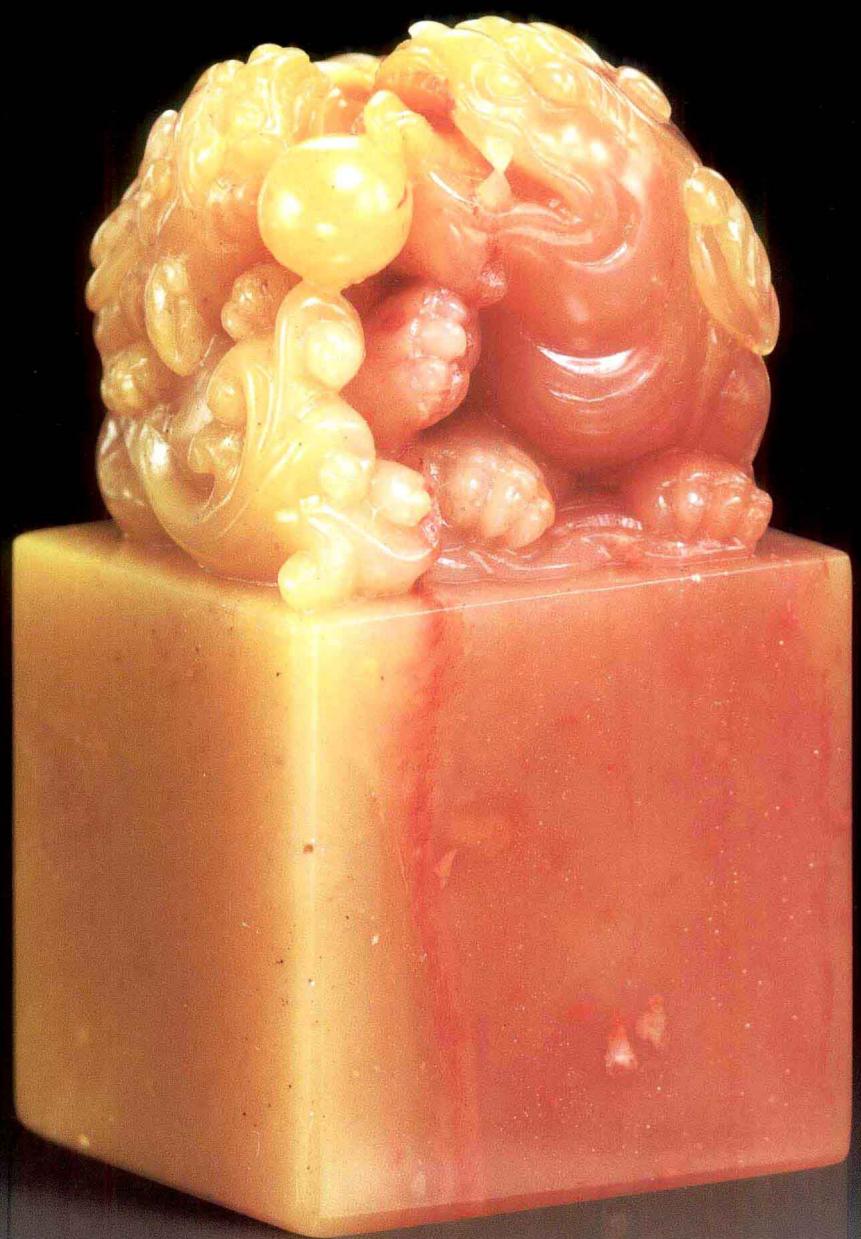
癞鱼 水晶冻石  $5.4 \times 1.9 \times 1.7\text{cm}$

坑头石质硬而透，一般无纹理，常见细小黑砂杂质；石质硬，品质不受油脂影响。坑头中，红黄色至罕见，止于传说。自坑头稍逊色，一般略透的似荔枝，全透则偏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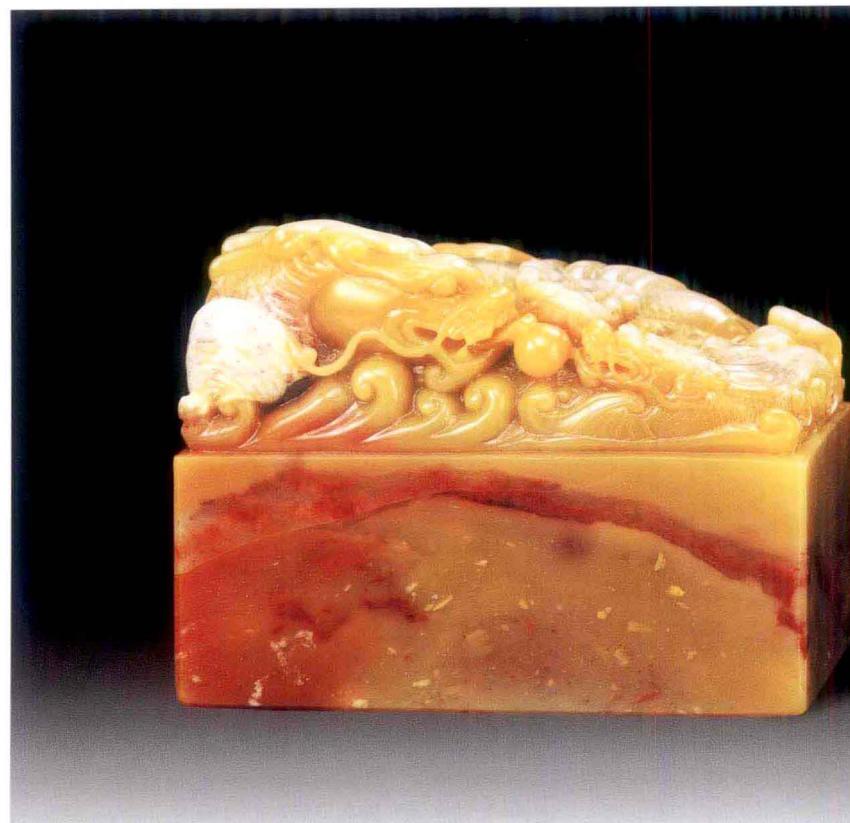
太师少师 田黄石 42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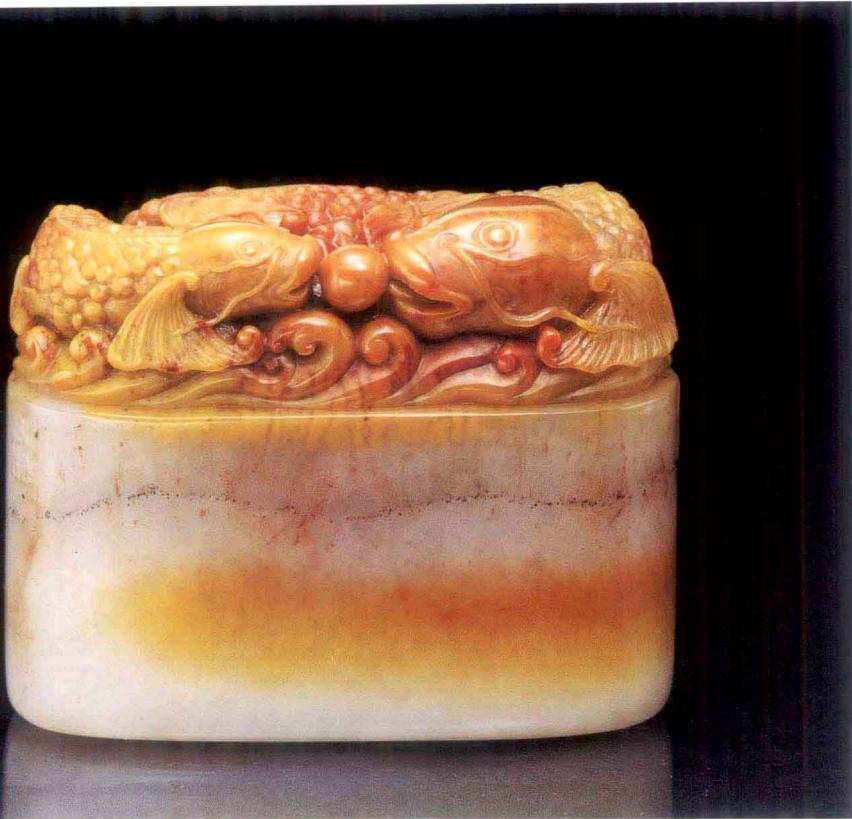
双狮 金砂善伯洞石 4.8×2.5×2.2cm



七星獭 芙蓉石  $7.6 \times 4.4 \times 2.5\text{cm}$



三鳌鱼 金砂善伯洞石  $5.4 \times 7.1 \times 4\text{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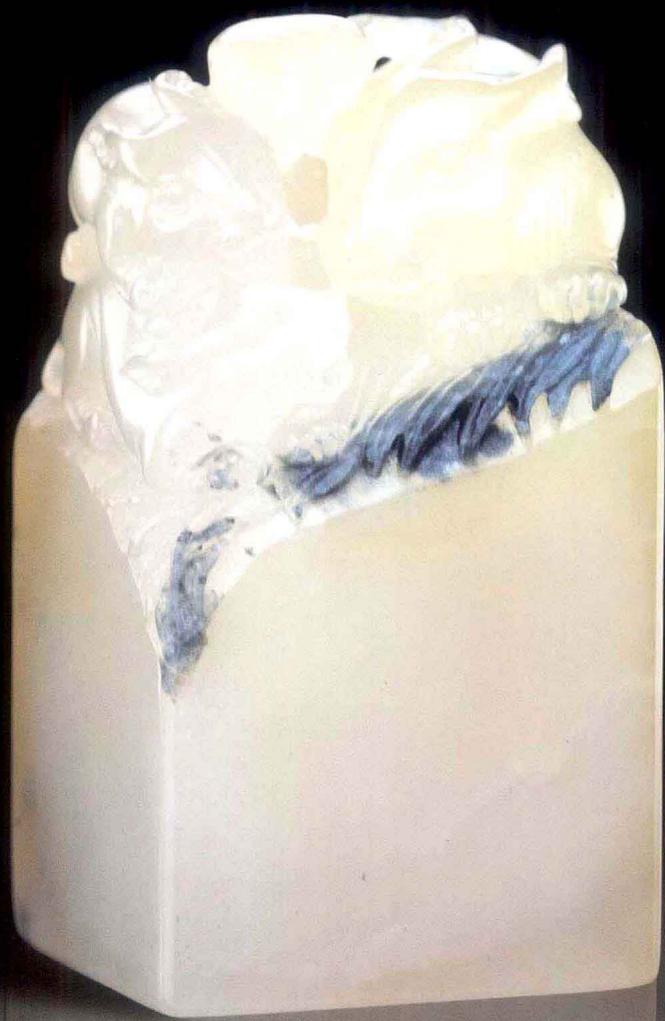
古鱼（獭鱼）钮章  
都成坑石 5.2×6.4×2.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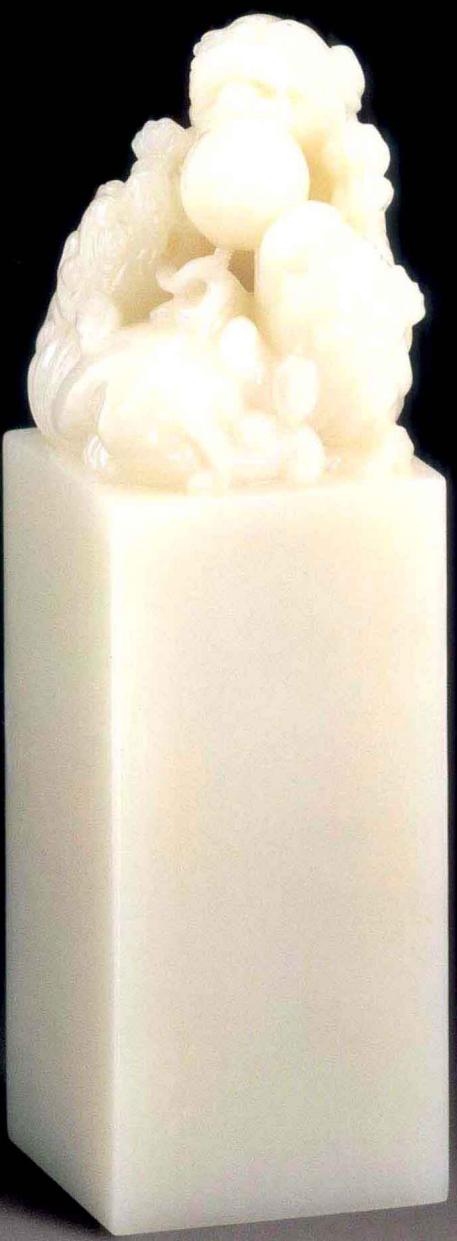
獭鱼是一种十分传统的雕刻题材，但是现在这个题材已不多见。除了早期学艺，仿周宝庭雕刻过几个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再刻。直至几年前，在构思一个田黄作品时，觉得獭鱼的形象正好相符，才又开始雕刻。也正是因为市面獭鱼题材很少，几乎绝迹，所以原本古旧的题材反倒显得新颖了。

獭鱼这种题材与传统鲤鱼题材有所不同，最明显的特征是此鱼双须由鼻出，前鳍大而舒展，鱼鳞大小不一而隆起（参考周宝庭的古兽图谱以及实物）。遗憾的是，文献记载很难找到相关的详细资料。只知道这种鱼随潮汐而现，有可能指的是某种两栖鱼类，若真是如此，传统獭鱼的雕刻形象也颇为符合。

兔钮 白高山石 5×2.6×2.6cm

偶尔有雕一套十二生肖的印钮或是把玩件的想法，可总是不肯下刀。一来觉得这么做没有特别意义，提不起兴趣；二来心底略觉得俗，商业的味道多了些。所以正巧逮到兴头，便速速雕了个。专以生肖为题材来制钮的心情毕竟不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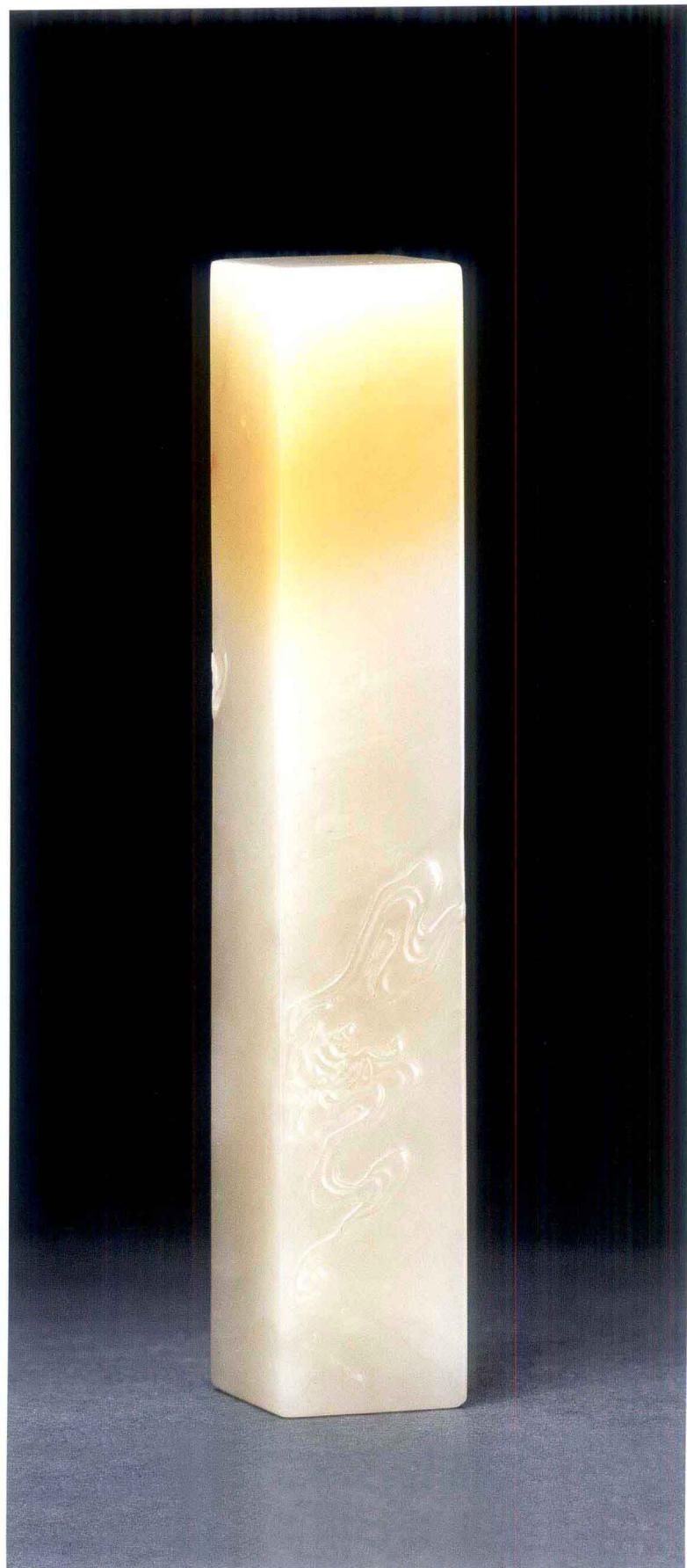


狮子戏球 汶洋石  $11 \times 3 \times 3$  cm

云蝠 巴林石 11.2×1.7×1.7cm

老章一枚，黄白二色，水纹密集；六面平，6分左右，无裂无杂质；浅描云蝠，点到即止。

这种形式的老章不常见到，大多是八十年代前所作。当时的章宽一律6分左右，六面俱平，用木模子裁成，十分规矩，一个模样。之所以选择6分大小，是考虑到雕刻名字做成私章，太大太小都容易破坏功能性，长短则不限。如今裁章，自然是越大越好，物尽其用，没那么多规矩。功能性一直是影响器形变化的因素之一，今天随着印章功能性的弱化，器形也随之丰富多彩起来。对钮来说，篆的艺术性，材质的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适用范围小了，却更向艺术品形式发展，只有深刻认识到这点，印钮雕刻的未来才有前途。



九螭穿环 金砂善伯洞石 13.7×4×3.4cm

红粉镶黄，带金砂的善伯洞石，美丽且稀有。一如此章，红为主体，边嵌金黄，光线下变化丰富，有旭日初出之感，使人情绪为之开阔。

此章品质很好，只是有一白膏贯穿其中，美中不足。换作那些追求品相完美之士，也许会一锯了之，得一干净了事。不过这和我长期以来的雕刻理念相悖，寿山石是自然造化之物，无缺固然是美，有缺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美？所以我常常惜石如金，不肯轻易裁石。遇有瑕疵，总是以工补足。在我眼里，补得巧，补得完美，是一种个性、智慧的美，与单纯品器上的完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我在这个作品中一反雕刻的常态，不取巧反取拙，整个钮头围绕章中那一白膏来构图。将此白膏剔空，琢圆成珠，众螭围绕此珠争夺嬉戏。如此一来，原本的瑕疵便化拙成功，成了此章的点睛之处。

如此之美，是自身参与其中的美，作品完成了，自身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